

闽南的天空，正在稀里哗啦地下着入春以来第一场特大暴雨，春雷也在这个时候炸响，轰隆隆的，好像要把整个天空撕裂开来似的。闽安县的一辆警车在如注的瓢泼大雨中疾行，闪烁的警灯在雨幕中划出一道道红黄两色的弧线。

弧线在曲里拐弯的山道上忽左忽右，像是在那大山中洒下的一团团多彩明珠，很是夺人眼球。但那叫得震天响的警笛声，却让那些躲雨的飞鸟慌乱不已，张着翅膀扑棱棱地在雨中四处逃窜。

警车离开县城一百多公里的时候，车窗外的瓢泼大雨已经转换成如烟细雨，飘忽不定，绵绵不绝。一路无语的刑警队长柳大柳把紧盯窗外的目光收回来，自言自语地说，这种鬼天气呀，烦人。

此时，缩在警车后排座位上的小不点警察葛熊眼皮也不抬地接着柳大柳的话茬说，是啊，要是没有这场烦人的春雨，你们这起案件应该早就破了。

“也许吧，但也不一定。因为这起案件不比其他案件那么好破，它的侦破难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侦破能力，是局里挂上号的A级大案。否则，局里也不会跨警种把你临时借调过来帮我们破案。”柳大柳讷讷地说。

葛熊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是那种很无奈的，像窗外的绵长春雨割不断，看了心里就烦的滋味。但他没再开口说话，继

续闭目养他的神。大柳发现坐在后座的葛熊一声也没吱，就回转过头来拿眼盯着葛熊的脸说，你怎么不说话了，我的“路神”？是不是接到这个案子，你这葛熊就真的变成狗熊了，嗯？哈哈！

“狗熊”是葛熊的外号，在交警队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或许应该归功于他的爹和娘，把姓和名这么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让人想都不用想就很自然地把他叫作“狗熊”。而外人第一个叫他狗熊的据说是一个找他办事的车祸受害者家属，这个受害者家属是来自河南的打工者，说话带着很浓重的河南腔，他一进门就大着嗓门向穿着警服的警察问：警察同志，你们这里有个叫狗熊（葛熊）的吗？警察回答说：同志，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叫狗熊的，个个都是英雄。噢，对了，你要找狗熊就到动物园去找吧。这个警察的话音刚落，就引得满院子的人哄然大笑。那个受害者家属见大家笑弯了腰，就满脸通红地瞪着牛眼说：是狗熊没错，他昨天打电话亲口告诉我的。刚才那个接话的警察擦掉笑出的眼泪说：是狗熊没错，我这就带你去找他。受害者家属为证实他刚才说的话没错，就边走边补上一句：我说嘛，他就是狗熊，你们笑什么呢？一群大傻瓜！这话一出又惹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葛熊的名字经受害者家属这一闹腾，真的声名远播了，从此葛熊的名字也就只有在队里局里开大会的时候才能正儿八经地出现。这个被人叫了将近三十年“狗熊”的老警，长得像猴子般精瘦，他的全身虽说不像孙悟空有长毛，却有着孙悟空一般的精灵，特别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总有一股穿透力很强的目光透出来。有专门看面相的算命先生看过他的面相后说：此人的一生吃的就是那双眼睛。

葛熊见大柳回转过头来，就笑嘻嘻地迎着他直逼过来的目光说，大柳啊，你这“大流氓”的外号跟我比起来也好不到哪

里去。你说你这流氓应该是拜你老祖宗的柳姓所赐吧？

“照你这么说，我们俩的外号那是彼此彼此了，哈哈！”大柳调侃道。

说话间，警车已经到达圆桶村的村口了。

那个满头白发的村长王树墩依旧站在村口的那株百年老榕树下等候。

村长原本在家里吃着早饭，远远地听到山脚下传来很刺耳的警笛声，就丢下手里的饭碗，撑着一把老旧雨伞，紧赶慢赶地来到老榕树下等候。这些年来，村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有这种举动了，有人说，这次跟以往不同，是公安进到村里来破案的，人命关天呢。他要是怠慢了，公安怪罪下来，你村长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以前，村长有站在老榕树下等候客人的习惯，村民们只要见到他在老榕树下一站，就知道是有山外的吃公家饭的官人要进村来公干了。“文革”的时候是下放干部、知青进出，改革开放后是计生干部往来，他们进村不是抓人去结扎，就是抓躲避计生的人进镇里的黑屋子，待交了罚款赎人。当然，眼下最常见的是“土地爷”和气势汹汹的城管队，他们进村见到谁家有违法搭盖，哪怕是盖个鸡窝或者是牛棚，通通夷为平地，片瓦不留。村民们说村长这些年不再站在榕树下迎接客人，是因为他家里的钱多得没有地方放了，儿子又在省里头做着大官，有钱有势，不用再再去巴结现在的年轻镇干部。你吃政府饭的人进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他从不干预，甚至不搞迎来送往那一套了。这次公安进来他又恢复了站在榕树下迎客的习惯，而且每次都要破天荒地予以高规格接待，这让一些村民又有些看不懂了，人们无法读懂读透村长这本官场上的“官书”。而村民们感受最深的是，这些年来很难再得到村长的庇护，私下里对他颇有微词，几届村民选举都想把他拉下来，可是从村头数

到村尾，硬是找不出合适的第二个人选来，原因是村里的年轻人都陆陆续续地跑到村外的精彩世界里打工去了。村长就装得很委屈的样子，一任接着一任地继续当下去。村里人见不到有改革开放后的盎然生机，但也知道不会穷死人，他们靠着一笔笔丈夫或儿子从外地往家里寄的打工挣的钱或这几年种的茶叶卖的银两滋润着日子。圆桶村村民的日子平静而淡然，谁家都不是大户，谁家也都不是穷人。这就应了闽南人的一句老话：“两个睾丸平平大。”当然，圆桶村之所以叫圆桶村，主要是地理位置使然，整个村庄是绕着四面山的半山腰筑巢而居的。由于太过封闭，村外的姑娘没有一个愿意嫁过来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风俗，村里的姑娘只能内销，凡是五服之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婚配。按照现在的遗传学来讲，这样的婚配可能造成不好的遗传后果，但天从人愿，这里的王姓后代个个发育正常，甚至还出过几十个大學生，成了城里的白领。他们这些人当中有的还在城里做了大官，在厂里做了董事长、经理，并且都娶了城里的婆姨，都把家安在了城里。在村民们的眼里，他们都远走高飞了，再也不会回到村里来了，忘祖了，说穿了，就是背骨了。

要不是这次村里出了人命大案，圆桶村会依然那么平静地走着时光，就像流经村子的那条蓝溪河，平缓而又有节奏地流淌着。

这次警车冒雨入村，村民们的脸上并没有出现过多的惊喜或惊慌的神态，倒是村长王树墩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想你们这些警察应该破不了这个案，看你们那架势，都进村入户查了十多次了，案件还是没有一个眉目，要是没有遇上高人，这案件很可能永远搁在那里了。在他的心里，他是很喜欢看到这样的结果的，也很喜欢整天脚不着地地跟在他们

的屁股后面瞎跑。村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当然了，案件破不了，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村里的各种流言蜚语也在四处飞扬，说村里的老支书王大头一家四口人的死，是遂了村长的愿，因为这下村里的大权就全部集中在你村长一个人身上了，村里的计生、土地、矿产资源等可以捞到好处的敏感事务就你村长一个人说了算，再没有人和你抗衡了。也有的人说得更难听，说这次天坑水库要淹没整个村庄，光村民们的拆迁款就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他村支书腿一蹬，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么，到时候还不是你村长一个人吃独食呀！这次公安迟迟没有破案，不是没有能力破案，是故意不想破案，跟村长有着利益勾连。说白了，是村长找了外地的杀手做的案子，你公安拿了人家一大笔封口费，是手下留情。说是进村来破案，只不过是村民眼前做做样子罢了，鬼才会信呢！

天坑水库是晋南市的一个特大饮水工程，总投资一百八十亿元，集雨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占据闽安县三分之一的土地。它的蓄水量也大得惊人，达到十亿立方米，可供全市十二个县、市（区）八百多万人日常饮用，是一个让全市人民热切期待的大水缸。圆桶村是这个水库的蓄水中心，水库的拦水坝就建在村口的最窄处，坝高达到一百八十米，坝长十公里，这十公里长的坝区需要拆迁的当然不止一个圆桶村，还有剑南村、曲豆村、寨坂村等，拆迁人数达五万多人，等于迁了这个镇三分之二的人口。眼下虽然还没有动迁，但县里的天坑水库领导小组已经进村入户进行了人口登记，测量了房屋、耕地、山地面积，只待国务院批准了。有了水库这个拆迁计划，村民们的心也就随之散了，说得不客气点，你王树墩的这个村长也当到头了，是溥仪式的“末代皇帝”。就在这个“末代皇帝”在他的村务

帝国里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不料却发生了村支书王大头一家儿近被灭门的惨案。王大头夫妻被一刀毙命，其儿媳、孙子被掐死。唯独那个长年在外打工的儿子侥幸逃过一劫。他的儿子从外面回来后哭得那叫个死去活来，是那种老天见了也会动容怜悯、陪着落泪的惨兮兮的场景，当时就连看过很多杀人现场、侦破过各种各样杀人案的大柳也惊诧不已。他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杀人现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的第一个问号是，是谁和他一家人结下这么深的仇恨？一刀直直地捅进心窝，鲜血顺着拔出来的刀口往外喷溅，如注般的鲜血溅在墙上，很快凝固成一幅牡丹花状的写意画，糊糊的、血红血红的，十分扎眼。法医说，一刀毙命，这凶手万分残忍。大柳没有回话，他的心紧抽了一下，又把目光投向脚朝南、头朝北的另一具尸体。这具尸体是个老妇，赤身裸体地仰面躺在地上，头歪向一边，阴部的毛被刮了个精光，阴道被捅了一刀，鲜血顺着两腿之间流了一地，凝成一条鲜红的血带。法医气愤地说，这畜生，毫无人性，简直是变态。这是发生在这栋三层楼房底层的一幕人间惨案。大柳看后还是一声不吭，他的目光投向通往楼上的楼梯口，他脚上的那双沾满泥土的皮鞋在一级一级的楼梯台阶间交错。此时，比大柳早一步进入房间的法医冲着大柳大声嚷道：“柳队长，你快进来看看！”大柳听到喊声，立即回过神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右边的房间。房间里的床上赫然躺着两具毫无血光之灾的尸体。一具尸体是个少妇，面黑眼突地大张着口，不用看，大柳就知道这是被掐脖致死的，躺在少妇身边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死状与少妇一模一样，只是睁大的眼睛透出了万分惊恐的神态。进一步勘查少妇的阴道，法医提取到了男人留下的精斑，是凶手在杀人之后奸尸所留，还是先奸后杀留下的？还有待法医作进一步化验和分析才能得出结论。眼下

最重要的是寻找凶手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以及凶手用于杀人的工具，特别是那把杀人的刀。但是，找遍这栋房屋里里外外的各个角落，哪里还有刀的踪影呢？关于这把刀的去向，大柳分析，一种可能是凶手杀人后，在逃离的过程中随手把它丢弃于沿途的厕所，路边的池塘、水沟或草丛之中，让你公安大海捞针去吧；另一种可能就是凶手逃离现场后，随身带走了这把刀，并且刀不离身，其最终目的就是一旦被警察查到可以搏命。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分析，大柳连续几天带领他的那帮刑警兄弟，找遍了凶手有可能逃窜的方向的沿途草丛，捞遍了沿途的几十个厕所、三个池塘，最后无功而返。

痕迹检验也不容乐观，一层、二层包括楼梯均没有留下杀人凶手的脚印。按照痕迹专家的说法是地砖被狡猾的凶手用抹布擦洗得干干净净，唯一能送进化验室进行化验的，就只有从那少妇阴道里提取到的那些精斑。精斑检验的结果属 AB 型血。查遍全村所有在家的青壮年的血型，有几十个符合血型特征的村民被警方列为嫌疑对象，大柳和他的刑警们带着背包一头扎进村部，大有此案不破绝不收兵的雄心壮志。大柳对侦破这起案件也是信心满满，他不断鼓动大家说，干我们这一行的要嘴勤、腿勤，要和村民交朋友，发动村民提供侦破线索。并且，大柳还带着刑警们在村部张贴悬赏通告，通告上称若有人发现或提供破案线索经警方查实的，悬赏十万元；要是能够直接逮住凶手并将其扭送到当地派出所，悬赏五十万元。这下整个村庄火爆了，热闹了。很多村民连续几天都围着通告转，识字的大声念着通告内容，不识字的就竖着耳朵认真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毕竟十万和五十万元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有人窃窃私语道，这么多钱啊，我这一生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要是能够领到这么一大笔钱呀，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

么花了。被村里人称为“猪猪”的五十多岁的老光棍王申荷接住话茬笑嘻嘻地说，我说你这狗狗呀，枉你从娘胎里爬出来这么些年，有三十好几了吧？连花钱这种简单的活儿都不会，真的是糟践了养活你的五谷杂粮。狗狗听他这么一说，脸就腾地红到了耳根子，他粗着脖子冲着他大声说，你这猪猪，不叫爷的大名，敢叫我的小名，让我多没面子，要是传出去了，传到我那未来的媳妇耳朵里，她会怎么想，你安的是什么心，想让我和你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吗？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罢不容分说，就真的一个老拳抡到猪猪的胸口上，猪猪猝不及防，被一拳打倒在地，仰面朝天半天爬不起来，双手死死捂住胸口直喊痛死了，狗狗认为他是装死，还想冲过去骑在他身上狠狠地揍他一顿，以解刚才被羞辱的心头之恨。刚好此时站出来一个叫牛牛的大个子王大杆，见到狗狗已经把猪猪打趴在地，还想继续冲上去打，就一个箭步冲到狗狗的面前，大吼一声，住手！谁知狗狗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他就把身体一横，像一堵墙似的挡住狗狗的去路，并伸出一只强健有力的大手抓住他的领口，像拎小鸡似的把他抓离地面，然后在原地转起圈圈来，直转得狗狗连连告饶才作罢。

“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动起粗来了？要是真弄出人命案来，看今天到咱村里来的警察怎么收拾你。大伙儿也别老站在这里看热闹了，快伸把手把猪猪扶起来，然后该干啥干啥去。”王大杆说到这里，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大伙儿说的，“都吃饱了撑的，还嫌村里的人死得不够多，不够凄惶？真是的。”大家正准备散去的时候，突然有人大惊失色地嚷嚷道，狗狗，你不能走，你这一拳把人打惨了。猪猪直喊胸口疼，赶快把人送去医院看医生吧。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事情闹这么大，警察就在村里，还是赶快报警吧。”

村长在老榕树下把大柳一帮刑警接进位于距离老榕树一百多米外的村部，正招呼他们落座泡茶的时候，有个年轻小伙子急火火地闯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巴地说，报告村长，不不，报告公安，出事了，我们村的猪猪被人打趴在地，半天爬不起来了，你们赶快过去看看。“在哪里？”大柳急切地问。那人说，不远，就在祖厝门口。

祖厝是王姓的发祥地。据王家族谱介绍，王姓祖先在来到圆桶村之前，是一个长年累月在蓝溪河“拔船”的纤夫，之所以会落户圆桶村，据说是一个李家三小姐看中了他。当时她的阿爹就一百个不愿意，原因是王纤夫不但是个穷纤夫，且是个驼背。于是，李姓父女俩就有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对话场景。李父说，我们家是员外，你的大姐二姐嫁的婆家也是员外，你呢？李女回答说，我呀，没那个福气，我要嫁就嫁给穷人。李父说，穷人遍地都是，你要嫁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可要找员外的婆家就不那么容易了。李女说，我没有阿爹想的那么复杂，我要嫁的人很简单，就是经常从我们家门口“拔船”经过的那个驼背的纤夫。李父说，你疯了吧？李女说，阿爹，我没疯，我的脑袋非常清醒，我就是非他不嫁。李父见她话说得如此坚决，就依了女儿的意思。一日，那王纤夫又“拔船”从他的家门口经过，李老爷就叫住了王纤夫，请他到虎威镇码头把货卸了之后就到他家来一趟，他有要事相商。王纤夫早就认识李老爷，

他们平时“拔船”从这里经过时经常要到他的家里讨一杯茶喝，彼此并不生分。傍晚时分，纤夫登门。李父说了想把女儿嫁给他的意思，纤夫听罢，傻瞪了半天眼，然后纳头便拜，口称，李员外，您快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是羞辱我了，我王某人一是个纤夫，二是个驼背，最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个世界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说白了流浪汉一个，怎敢奢望您把如花似玉的三小姐许配给我呢？再说了，您这样做，一旦传出去还不让人指着您家小姐的背说三道四，你看李老爷瞎眼了吧，把一朵花插在牛屎上了，多可惜呀？您还是收回成命，饶了我吧！李老爷一听哈哈大笑道，你我怎么说都没用，还是听听我那宝贝女儿是怎么说的吧。说罢，就叫女儿从屏风后面走上前来。李三小姐施礼后笑吟吟地说，王哥哥不必多虑，嫁给你为妻是我的主意，与他人无关，此事你就依了我爹的话吧。次日，李家张灯结彩，花烛洞房。之后王纤夫在圆桶村扎根、繁衍。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村长这一代，王姓人家在圆桶村已经是第二十五代嫡传了。

再说警察到来后，猪猪被紧急送往镇医院，狗狗被警察带回村部。王大杆也跟在警察的屁股后面进了村部去看“好戏”。大柳亲自升堂审问狗狗，狗狗坐在大柳对面，有点拘束，有点惶恐，他在心里想，接下来警察不知会对我怎么样，他常听人家说，被警察逮着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什么不打不骂脚蹬石篮球，不吭不声眼瞪面前灯。正当他在那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大柳开口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为什么打架？统统如实招来。这一开场白真有点像电视剧里看到的古装戏里包公审案的台词，惊得他不知身在何处。他不敢拿眼直视大柳的眼睛，只是低着头声音极细地回答，我叫狗狗，家住圆桶村。你问我为什么打……打……打架，是他猪猪……“等等，你说，

你叫什么名字？”“狗狗。”“狗狗，猪猪，哈哈，村长，你们村里起的名字太有意思了，有没有叫猫猫的呀？”村长被大柳这么一问，不知大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大张着口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倒是站在门外看热闹的王大杆冲着村长大声喊着：“有啊，村长，王老牛的儿子不就叫猫猫吗？”村长听王大杆这么一提醒，就赶忙接住话茬说：“队长，你看我这记性，我们村里确实有个叫猫猫的。”“多大了？”“跟这狗狗一般年纪，也是三十来岁的样子。”大柳听了忍俊不禁，说村长你应该在你们这个村成立一个十二生肖姓名专属委员会，你来当这个会长。村长说，大队长笑话我了，我们这个村的人祖祖辈辈窝在这大山里，没文化，以生肖起名字那是家常便饭，你看那个叫猫猫的，还有三个弟妹分别叫鸡鸡、鸭鸭、鹅鹅。村长，你这说得又离奇了，这十二生肖里没有鸭鸭和鹅鹅呀，他老爸是怎么回事，偏离轨道了。村长说，大队长啊，你这就有所不知了，你看猫猫他爸吧，他给儿女起名的时候是这样的，当他听到小孩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时，就会冲着他婆姨的房间里大喊一声，孩他娘，是男是女？他的婆姨此时就会回上一句话，你个造孽的种呀，跟你一样，带烟斗把的。此时，他就会闭上双眼，片刻之后才突然睁开眼睛，如果他睁开眼看到的是猫，就叫猫猫，以此类推。狗狗见审他的警察和村长对话，觉得有趣，刚才绷紧的神经这时也慢慢放松下来了，就跟着他们一起嘻嘻哈哈的。这时，大柳回过头来了，接着审问。狗狗又开始进入紧张状态了。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肆无忌惮地落下来了，落得整个天空雨雾绵绵，呜呜咽咽。刚才送猪猪去医院的葛熊阴着脸进来了，他在大柳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大柳的脸色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拍着桌子，对着狗狗大喝一声，狗狗，你杀人了，

猪猪死了。说罢就和葛熊一起走到狗狗面前，把狗狗给铐了。狗狗当场大喊大叫，村长啊，你要救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杀人。我只是打了他一拳，至于吗？大柳不管他怎么叫喊，掏出手机拨通了镇派出所所长李振民的电话，叫他派人来把狗狗带走。狗狗一听警察要把他带走，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边哭边说，警察同志，我要戴罪立功，你们不是要查支书一家被杀害的案子吗？大柳一听这话，立即喝令他住口。他边说边叫村长清场。他要就地审讯。

王大杆等看热闹的一大帮人被清除出门外。集中到操场的人群便在那里三五成群地扎堆窃窃私语，有人说狗狗肯定是看到了杀人现场，以前不说，现在说了是想保住自己一条狗命。又有人不以为然，哼！他狗狗能有什么发现？明摆着，从他那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蒙警察哩！更有人揣度说，这些作案的人说不定就是狗狗的狐朋狗友，或者说狗狗自己也参与了作案。狗狗到底有没有作案？他们说的这些话只是像一阵风刮过这操场的一角，瞬间在操场的上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心里清楚，要想真正得知狗狗心里的秘密，还得等着看他对警察是怎么交代的。他们这些人只能在操场上干瞪眼。

狗狗被警察带进村长办公室后，村长知趣地退出门外充当看门的门卫。任何村民想接近村长办公室都会被村长及时喝退。

大柳和葛熊坐在狗狗的对面，大柳问：“狗狗，我们的话题还是先从你今天打架打死人的事情开始吧。”

狗狗抬起头，瞪着一双还挂着泪痕的红红的双眼，那是一副满腹委屈的神态。他想他今天坐在这间屋子里，有可能是他这一生走向死亡的第一个环节。

狗狗面对警察的提问，开始有点语无伦次，后来他发现警察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他一个人在絮絮叨叨，心里就觉得不那么

害怕了，就开始很有条理地交代他今天在祖厝与猪猪打架的全过程。他说他今天撞上了霉运，本想到村部看热闹，没想到一时冲动出拳过重，一拳打倒了猪猪。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拳过去竟然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葛熊问：“你为什么打他？”

狗狗说：“我当时看到你们张贴的悬赏通告，就顺口说了那么一句话。”

“什么话？”葛熊拿眼紧盯他的脸庞问。

“我说悬赏通告上说的那么多钱，我要是能拿到其中这么一大笔钱，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花了。谁知道我的话音刚落，猪猪就嘲笑我，说我连花钱的本事都没有，枉从我娘胎里爬出来，也难怪我长这么大了还找不到老婆。警察同志，你们说，他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也太小心眼了，他就这么一句玩笑话，你就大动干戈取了人家性命，值得吗？电视剧《水浒传》你看过吗？”

“看过。那武松的拳脚了得。三拳两脚就打死了独霸一方的蒋门神。”

“你以为你比电视里武松打死蒋门神还厉害呀？你想想你开打的过程并没有武松痛打蒋门神那般酣畅淋漓，那么令观众鼓掌喝彩。再说了，你出拳打的是你的同族兄弟，是同室操戈。”

狗狗觉得跟这两个警察说话不生分，还觉得挺有趣的。他曾经听从局子里出来的人说过，进了警察局不死也得脱层皮，他今天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可是，等一下到了派出所会不会是这种感觉，他不敢肯定，因为他是个杀人犯，进了局子遭遇一番皮肉之苦恐怕是免不了的了。想到这里，他的心就一下子烦躁不安起来，就迫不及待地说，我要为你们破案

提供线索。

大柳说：“好啊，我正想问你呢，你刚才就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让你说出来，是在保护你，你懂吗？”

狗狗说：“我懂，谢谢！”

大柳说：“现在没有外人了，你可以说了。”

狗狗说：“我要是说了，你们通告上说的悬赏十万和五十万，还能给我吗？”

葛熊插话说：“我这里纠正一下，十万和五十万不可同时兼得。那是两个概念，就好像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一样，知道吗？”

狗狗说：“不知道。”

葛熊说：“不知道是吗？我告诉你，十万是奖给举报有助于侦破的，叫线索费；五十万是奖给直接将杀人犯扭送到派出所的，叫辛苦费。你看，我刚才给你说的，你具备哪一条？”

狗狗说：“具备第一条。警察同志，如果我说出来，你们破案了，我就不要那十万了，可以吗？”

葛熊问：“你要捐款？”

狗狗说：“不是的，我……我……”

大柳见他说话吞吞吐吐的，心里就有些焦急，就拍着桌子厉声说道：“我什么，痛快点，再说了，你今天没有资格在这里跟我谈条件。”

狗狗说：“那我就可不说了。”

大柳听了就火冒三丈，就继续拍着桌子吼道：“不说也得说，你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呀，可以讨价还价啊？实话告诉你，你进了这个门就很难再走出门去见到太阳了。”

葛熊见大柳动了肝火，话也说得越来越重了，就赶紧插话说：“柳队，你歇会儿，我来！”葛熊做了一下深呼吸，并调整了一下坐姿，显得挺拔、神气。

葛熊心平气和地问：“狗狗，你刚才不是说要捐款吗？”

狗狗低着头，声音极细地说：“我没有说，是你说的。”

葛熊立即接着他的话说：“对对，这话是我说的，是我代替你说这话的。我不打扰你了，你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

狗狗说：“我是想说，如果我不要那十万元，你们能放我一条生路吗？”

葛熊说：“这要看你提供给我们的线索有没有用。换句话说，你为我们提供线索，我们破了案，你也就因此立了功，到时候法院判你刑的时候，就会依据你的立功表现给你减刑，你的命就可以保住了。听明白了吗？”

这下狗狗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他说：“我就是这意思，你看命都没了，还要那钱干什么？”

葛熊说：“算你小子明白，你说，你有什么重要的秘密要向我们透露？”

狗狗说：“我们村里有一个叫王大杆的，你们认识吗？”

葛熊说：“认识，不就刚才站在门口对着村长大声说话的那个人吗？”

“就是他了。”

“是他杀死了村支书一家？”

“还能有谁？他跟村长一家走得最近了！”

“就凭这一点？”

“还有呢！”狗狗说到这里故意不再往下说了，底气十足地拿眼直视着两位警察，好像他就是警察，而警察是他的犯人了，角色转换了。

“狗狗，你说话能不能痛快点，不那么欲言又止好吗？”

“我还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你说。”

“我说了，你们能不抓我吗？要知道再过几个月，我爹娘就要张罗着为我办婚事了。”

“这一点，我们还得请示上级，我们说了不算。”

“那你们叫一个说话算数的来，不然，我就不说了。”

“不说也罢，待会儿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就有你想说的地方了。告诉你，你如果想立功赎罪，现在就说，不然，我们今天的审问就到此为止。柳队，我们收队吧。”

狗狗见他们真的站起来了，就急了，慌忙双腿跪下说：“你们别走啊，我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反正我狗狗今天是过不了这个坎儿了，说，是死罪，不说，也是死罪，都是一个死。”

大柳和葛熊重新坐回原位。

狗狗也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

狗狗说，我口袋里有烟，你们来一个帮我拿出来，点一支给我抽，我被你们铐着不方便。

狗狗断断续续地告诉葛熊和大柳，他这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天生嗅觉灵敏，又喜欢扎堆。每年的几个采茶制茶的茶季过后，他的时间几乎是在村里的游荡中度过的。大部分时光是和村里的几个和他趣味相投的人一起消磨。抽烟、喝酒、赌博、玩女人，哪样也不缺。狗狗说，不怕你们笑话，我们这里地处山区，又是穷乡僻壤，有些人白天是个人，都人模狗样的，可是一旦到了晚上，人就不是人了，男盗女娼，暗香涌动，特别是那些老公长年在外打工的少妇的家里，更是热闹非凡。什么坑沟头的王晓梅，鬼子寨里的王二春呀，猴子山顶的王大姐了，甚至我们村支书家里的王海榕啦，这些个三四十岁的少妇，一见到有男人从她们眼前晃过，就会立马变成骚妇。

葛熊冷冷地抛出一句话，你们村怎么这么乱啊？狗狗接着

话茬说，我不说你怎么就知道了？狗狗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这得意包含着淫荡。他说，你们城里来的人有所不知，我们这个村的一些习俗真的和别的村不一样。你就说男男女女的那一档子事吧，很特别，这特别之处从结婚那一刻开始就生根发芽了。结婚时男方必须在隔壁房间里再准备一张床。葛熊有点惊讶，就打断了他的话问了一句：这张床干什么用？不是有婚床了吗？狗狗就狡猾地窃笑，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专门为日后女方做准备的。为什么？因为女人和老公结婚后，如果一旦走眼了，看上哪个相好的，就可以安顿在这个房间里与之翻云覆雨了。葛熊问：她老公不管吗？狗狗听后哈哈大笑道：管？管不了，因为他自己也会在外面寻花问柳。当然也会得到同样的待遇的。葛熊问，就没有什么禁忌吗？狗狗说，有啊，这个禁忌很简单，但女人必须得记住，否则被老公发现了，就会被打得半死。这样吧，我跟你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男的进入房间之后，在上床之时，要将脱掉的鞋子的鞋尖朝外，这样一旦她老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闯进来时，看见鞋的摆样，就会自动知趣地退出，因为这说明他的老婆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两厢情愿的，反之，就会被认为是强奸他的老婆，门后那根时刻准备着的扁担就是你挨揍的工具。

大柳听他们之间的对话，觉得特别有趣，也就任凭他们云里雾里地海侃。他想这狗熊想了解这些看似无聊的事儿，或许对他的侦破思路会有所帮助，也就坐在那里独自一个人抽着软包七匹狼香烟，由于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房间里早就飘满了层层烟雾。葛熊被呛得眼泪直流。他掏出纸巾边擦眼泪边告饶道：大柳，你就不能少抽两口吗？呛死我了。大柳笑着说，没事，你们继续聊。葛熊说，你这流氓，你在那里腾云驾雾的，还有我聊的空间吗？我不被你呛死，也会被毒成肺癌的。你没